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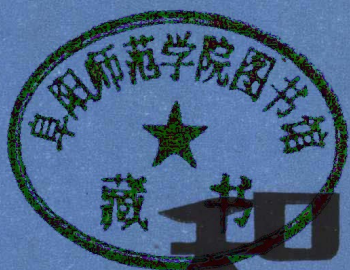
程树臻

著



程树臻 小说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程树榛 小说集

程树榛

著

程树德小说集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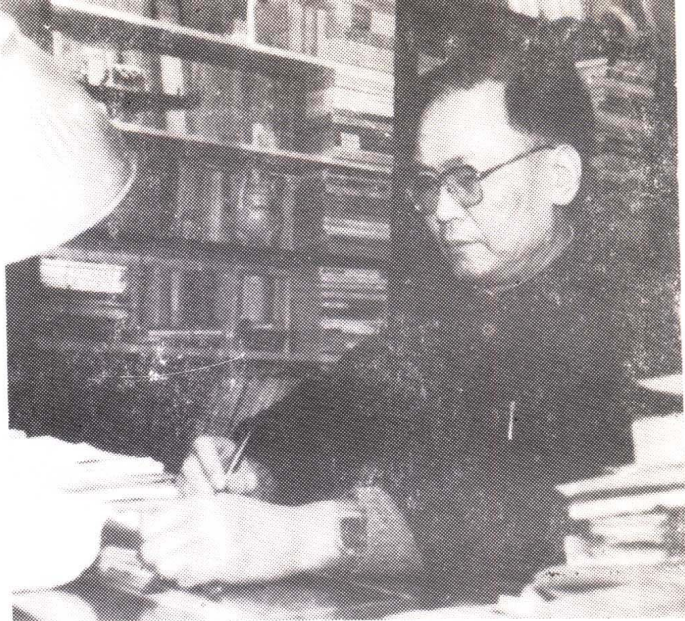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9.625印张 3插页 439千字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7-5059-0834-0/I·577 定价：8.00元



作者简介

一九三四年七月，出生于江苏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。

我从小酷爱文学，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

大学毕业后，到黑龙江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，业余继续从事文学创作。六十年代初，所写的长篇小说《钢铁巨人》发表后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。

报告文学《励精图治》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奖。所写有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中、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四部，共二百余万字。

目 录
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.....	1
相逢时难	39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.....	115
机床旁边的爱情.....	206
春天的呼唤.....	402
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
—

北风呼啸着。雪一团团地落在无垠的草原上。天公慷慨地把“棉絮”撒下大地，铺成一床厚厚的洁白的被。身上冷得彻骨。帽檐上结满了霜花。

车站上，旅客很少，只有几个公出模样的人用力地跺着脚。人们不断地在看着手表，殷切地盼着火车到来的时刻。

我和秀云却沉浸在无言的别情中。她用那又厚又长的红围巾包着头，两只深情的大眼睛，不时地看着我，并频频地回头张望着我们的宿舍。

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，心里象坠了一块铅。

几分钟后，还是秀云打破了沉默。

“最近几天，你早晨还可以在家吃饭，不过，要把饭菜放在阳台上，屋里头太暖，容易坏。”她总是那样细心，处处为我考虑，在这临行的前一天，又为我做了几样可口的菜。

“用不着你牵挂，”我赌气地说，“这么大的人了，饭还吃不上来？”

“你呀！哼，也难说，一天到晚，除了工作，就是学习，

一点不会料理自己。我真有点担心，以后你这日子怎么安排？”她本来想戏谑地挖苦我两句，但最后的调子却流露出对我的深切焦虑。

说真的，至于以后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我并没有认真地想过。自从秀云来后这一年多，家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一切家务事全部由她承担，我只是上班、下班、看书、学习，几乎把单身汉的生活忘却了。以后该怎么办呢？这倒是个难题。我轻轻地嘘了一口气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秀云敏感地察觉出来了。

我连忙掩饰说：“我在想厂里有好几百个单身汉都能很好地安排生活，我难道就不能？用不着你操那么多心！”

“那你以后该好好向人家学习喽！”

“算了，别老惦记着我，还是想想你自己以后怎么过吧！”

“这倒请你放心。”她闪动着那双晶莹的大眼睛，“离开这里，我会生活得更好，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”她说的是那样坚定、乐观、豪迈；好象在她未来的途程中，铺满了盛开的蟠桃花瓣和春天的阳光。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。我不会白白活着的！”

“得，你英雄！”我说，“不过，以后可不许吃后悔药，哭鼻子闹着要回来！”

“我可没有吃后悔药的习惯！”她骄傲地说，“只有那些没有主见的女人，才把后悔药当饭吃……”

正说着，远处传来汽笛的长鸣——火车进站了。我赶快把她随身携带的东西拎在手里。

火车停下了，下车的人们一齐涌了出来。秀云早已捷足先

登进了车厢，我也赶快挤了上去。在拥挤的人丛中，找到了她的座位，把她携带的东西一一安放好，还没来得及说一句什么，开车铃响了。我站起来，怔怔地望着她。她轻声地说：“快开车了，下去吧！”

我无言地走下车来，立即走到她的车窗前，只见她正用手绢擦拭着车窗上的冰花。我看到了那张俊美的泪眼模糊的脸。火车开动了，我随着走起来，只见她的嘴在翕动着，但我却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可是我仍随着列车走着、走着，直到车轮加快了旋转的速度，把我甩在后边，我才蹑着迟缓的脚步往回走。

我回到家里。室内空旷旷的。沙发、地毯、彩电、席梦思床、崭新的家具……都默无言地占据着各自的位置，寂寞地望着我，又向我发出嘲讽的微笑，似乎在说：你煞费苦心地把我们搞到这儿来，企图用我们的华丽和舒适，羁绊住一个乡下女人的心，可是，你枉费心机了。她终于舍弃了这一切，决然离去，留下你一个人，孤单地伴着我们。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

无名的惆怅，又猛然地袭击着我的心；无法排解的孤寂，顽固地啃噬着我的心。不由地，我又开始怨愤起秀云来了。多么奇特的一个女人！多么不可理喻的一个女人！既是那样深深地爱着我，又偏偏要坚决地离开我。这样现代化的城市，这样舒适的环境，这样幸福的小家庭，其吸引力竟然抵不上那边远的山村？它，嵌在那皱皱褶褶的千叠万壑中，或许只有在县志的地图上才能找见它，芝麻粒似地细碎的一点；而那两间匍匐在山脚下的茅屋，如豆的油灯，缺少玻璃的门窗，抬起头来总要碰得脑袋发痛的房梁……可是，它却象磁石一样，把这个漂

亮的女人从我的身边吸走了！

这是为什么？难道真如她说的：我不理解她的心？

我沮丧地斜躺在冰冷的床上，枕着那并不觉得温热的鸭绒枕头，思绪又回到那早已逝去的岁月中，去寻求这一难解的答案……

二

我是在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时和秀云认识的。当时，我的父母因负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后双双“自绝于人民”，我这个戴着“狗崽子”帽子的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，为了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、“脱胎换骨、重新做人”，来到一个边远的山村。山村座落在蟠桃山下，名叫蟠桃村。相传王母娘娘做蟠桃会时，被孙大圣偷吃了一只蟠桃，蟠桃核被他扔在这山坳里了。后来，蟠桃仁萌发了，长成了桃树，结下了满树的桃子，接着这些桃子又四处发芽生根，漫山遍野，长满了山村，蟠桃村因而得名。每当春天到来时，盛开的桃花把山村打扮得花团锦簇，分外娇娆；到了夏天，熏风吹熟了枝头的桃子，白中透红，香溢四野，令人闻之欲醉。桃香从远近数百里之外，吸引了提篮挑担的商贩，他们攀山越岭，把桃子运出山坳，卖给城乡人民品尝，因而，蟠桃村虽被大山阻隔，交通不畅，其名声却远播千里之外。据说，当年慈禧太后过生日时，曾指名要臣子进贡蟠桃村的蜜桃，供她享用。因此，蟠桃村的百姓们，辛苦一年，多半为达官贵人而忙，到头来还是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只是在解放以后，蟠桃村的人民翻了身，收获的果实才归自己分配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才大为高涨，不断培育新品种，使这儿的桃子变得个大、汁多、味甜，不仅国内遐迩

闻名，甚至远销异国他邦。那时候，蟠桃村人民的日子，就象他们栽培的蟠桃那样的甜哪！

遗憾的是，后来，大跃进的风也从热得令人发昏的大地方吹过来了。什么“以粮为纲”、“大炼钢铁”、“大放高产卫星”，也着实热闹一阵子，于是，桃园里种上了玉米，桃树枝干运去炼钢。没出几个月，桃树被砍伐一空。蟠桃已随烟云散，此处空余蟠桃村。当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到来时，村民们又被逼着去开山造田学大寨，几乎连桃树根都掘光了，谁也不敢再提栽培蟠桃的事儿；哪怕发现谁家的房前屋后种上一株桃树时，也会被冠以破坏学大寨运动的罪名，进行一番批斗。因此，蟠桃村的人几乎是“谈桃色变”了。

我们这一批从城里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，大部分都进了国营农场，只有个别家庭问题比较严重的人，分散到生产队插队落户。我的父母都已畏罪自杀，当然更得另眼看待，于是把我分配到离边境不远的的一个公社去，由公社具体安排。

公社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被称为“老书记”的五十来岁的生产组长。当他问明我的身世和具体情况之后，脸上现出既为难又同情的神色，不断自语地说：“你这小小的年纪，一个人下去怎么办呢？”半晌，他毅然地说：“就这么办吧！”随后便径自出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人。“老书记”指着我对身后的人说：“你把他送到蟠桃村李佑山家吧！让李佑山好好对他进行再教育。”然后又对我说，“他是生产队长，你随他去吧！”

从公社所在地出来，走了四、五个小时，我们才来到蟠桃

村。二十几户人家，散落在山坡下许多高低不整的茅草房内。

村的周围是馒头山，挂着条条田垅。村北不远处的山峦，兀然拔地而起，黑乌乌的石头，陡峭、险峻。到处是光秃秃的一片颓败，仔细注目，方可看到片片落落泛出隐隐的青绿。

队长把我领到村尽头一户四邻不靠的人家，两间低矮的草房，匍匐在山脚下，周围用灰黑的枝条编成一个篱笆小院，院内有一个老汉正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在磨一把镐头。他年约六十来岁，满脸皱褶，就象村西的峭壁那样千叠万壑，冷峻深邃。

“佑山大伯！”队长叫了一声。

老汉只是抬了抬头，眼皮翻了翻，没言声。

“我给您送来一个城里来的知青。”队长开门见山地说，“喏，就是他，叫郭洵！”他又指着我问：“是老书记指定送到您家来的，以后就住在这儿。”同时又命令般地对我说：“你要好好地接受佑山大伯的再教育！他是老党员，老八路。”

但是，老汉仍未作声，只顾干他的活儿。见此光景，生产队长拔腿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尴尬地站在那儿。

正在我徬徨无主，无所适从时，只见室内布帘一闪，走出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小姑娘。她梳着两只羊角辫，一双太眼扑闪扑闪地灼灼发亮，两个好看的小酒窝，恰到好处地嵌在双颊上。她向我好奇地打量一番，又对我轻轻地笑了笑，然后搬出一条三只腿的简易小凳，放在我的身旁：“请坐吧！”

我向她感激地笑了笑，坐了下来。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她又问我一句。

“吃了。”

“听说你爹妈都是大干部？”她又突然问了我一句。

“不！他们都犯了大错误，是走资派！”我连忙更正，生怕她再说下去。

老汉这时却猛地抬起头来，又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遍，然后瓮声瓮气地问我：“犯了什么错误？”

我象在审讯室接受审问那样认真地回答道：“反对三面红旗，鼓吹‘三自一包’，大搞物质刺激，走资本主义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老汉倔倔地打断我的话，“他们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都死了……”

老汉半晌没作声，浓重的双眉抖动了几下，径直地对他女儿说：“秀云，去为他安排住处，就在西屋！”

“你随我来！”叫秀云的小姑娘向我招招手。

我随她来到另一间低矮的小房前。秀云轻轻推开门，回头对我说：“你先站在外面，我给你收拾一下。”

约摸过了十来分钟，她从半开的房门中探出头：“哎！那位，请进来吧！”

我低着头进了房门，一抬头，脑袋立刻碰到了房梁，咕咚一声。

“哎呀！你的个头太高了。”她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“疼吗？”

“没事儿！”我摸了摸发麻的头皮。

这时我才看清，这是间放烧柴和农具的小屋，东西虽多，但收拾得有条不紊。靠近小窗有一张床，显然是刚刚收拾过的。

“你就住在这儿吧！”小姑娘说，“缺啥尽管向我要，别外气！”

从她的言语和表情上，我领略到些许温暖。

我把行李打开铺到床上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小姑娘又为我送来一盏小油灯，放在我的床头上，并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小心，别让油灯烧着了。”

我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为了不浪费油灯而惹人嫌，稍停一会儿我就熄灯睡了。

正睡着，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了。静静一听，原来是佑山大伯父女俩起床了。他们轻手蹑足地从我的房前经过，然后脚步声渐渐在远处消失了。我以为已经是清晨了，连忙披衣而起。可是到外面一看，却仍是星斗满天，夜色正浓。于是又回到室内躺在床上。

但是，现在我的睡意却被赶走了，种种心事，一齐涌来。想起父母一心为革命，却横遭迫害，双双死于非命，令人悲愤难抑；想起我自己，千里迢迢，孑然一身来到这边远的山村，人地生疏，无依无靠，今后将何以生活下去，心里空空寥寥；想起插队的这家父女，态度迥异，行动诡譎，不知以后怎么和他们“三同”，又觉得忐忑不安……于是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久久难眠。未来，对于十八岁的我来说，将会如何？

大约过了两个小时，他们父女俩又轻手轻脚地回来了，而我，却仍未睡着……

一连几天，他们父女俩都是这样来去匆匆，使我的心里也增加了神秘的色彩。

有一天，在他们走后，我实在睡不着，就披衣起床，走出室外，此时已晨光熹微，远天呈现鱼肚白色，初春湿润的晨风，拂在脸上，非常惬意。我好久未享受到这大自然的恩赐了，心里也难得如此恬静，不由自主地漫步而去。

出了村口，才发现山村早春的晨曦是如此美丽：淡淡的薄雾，轻纱般地罩在半山腰，一线清泉从山上扯下来，潺潺地从山脚下流过，发出琴弦般的叮咚；朦胧的月光，渐渐隐去，启明星在闪烁，给山头笼罩着一层黛色的岚气。

走过一片乱石，穿过几块峭壁，一方巨石凌空地挡住我的去路。我只好停下脚步寻找归路。就在我左顾右盼之际，忽听巨石那边金属与石块的撞击声，朦胧间发现在巨石侧部，有一个豁口，豁口的石茬儿被磨得滑溜溜的，似乎可以容下一个人穿行而过。年轻人好奇心胜，我一迈脚跃了上去，还没等我站稳，一下子溜到那边去了。

“谁？”突然有人惊叫一声。

“我！”我连忙答道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李家父女俩，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惊讶和不安的目光。

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佑山伯对我怒目而视，他手里紧握一把镐头，似乎要举起来给我一下子，秀云手里拿着一把锹，也警惕地望着我。

“我……我散步来了。”我想不出更适当的理由。

“胡说！半夜三更，你到这儿散什么步？”老汉冲着我大声地嚷着，“说吧，是不是他们让你来监视我的？”

监视？干嘛这么怀疑我？时间不允许我思索，只好连声分辩：“不不，佑山伯，我根本不知道您干什么来了，这，真是误会……我……无意的……请您原谅……”我几乎语无伦次了。

也许我的惶然，流露出我的真诚，把姑娘感动了，只见她轻轻拉了一下老汉的衣襟，又唤了一声：“爹！”

老汉的怒气似乎平息了一点，然后命令般地对女儿说：

“咱们回家！”

爷儿俩扔下我径自回去了。过了好久，我才讪讪地回到住处。

此后两天老汉对我都一言不发，只是秀云有时偷偷地觑了我一眼。而我仍蒙在闷葫芦里，不知他们父女半夜三更到山崖去所为何来？老汉对我的散步的怒气又为何而发？在郁闷、忐忑、惶惑中，我艰难地度过了一个星期。

一天，从“大寨田”回来，忽听背后有人叫我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秀云追了上来，等和我并肩而行时，她忽然问我。

“你没去报告呀！”

我委屈地望她一眼：“我报告什么呀？”

“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你们又没告诉我。”

她放心地笑了，然后向四周看了看，只见身边没有别人，她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：原来，李佑山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，在他家里接待过不少过往的抗日干部。解放后，也曾当过几任村长、初级社主任，但因为在大跃进中，不满意对桃树大加砍伐、种粮炼钢，于是，右倾的大帽子便代替了村干部的小乌纱。不过，老汉也不在乎那个芝麻官儿，领着女儿过着清闲日子，倒也自得其乐。由于他酷爱桃树的秉性难改，总爱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棵桃树，并亲自指点女儿学会嫁接蟠桃技术。可是，他这样做也为上边所不容，又给他扣上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帽子，把他种植的桃树又砍掉了。眼瞅着蟠桃树要断了根，他怎么能不心疼？今年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就在平日人们不注意的地方，栽植起桃树苗来了，继续把着手教秀云嫁接方法。他对女儿说：“我死了以后，你就照着这个法儿接着栽

种，千万别让蟠桃在咱这儿断了根。”为了不使人发现，父女俩只好在夜深人静时，偷偷来到这山坳里栽植桃树苗。前天，当生产队长把我派给他们家接受再教育时，老汉本来是不愿答应的，但一听说我父母是走资派，并双双自杀了，他顿时产生了同情心。他经常骂骂咧咧地说：“娘的，打鬼子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主儿，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？”因此，他就把我这个“走资派”的儿子收留下来了，并让女儿为我安排一个很好的住处……但他没有想到，我在三更半夜竟然追踪到山坳里去了，这就不能不引起老汉的怀疑。

“我爹以为你是故意被他们派来监督俺家的，所以才发那么大的火。”秀云最后笑着说。

“瞎！我父母都是被别人打小报告整死的，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呢？”为了证明我的心迹，我竟然斗胆提到我父母的死因来了。

“你父母是被人害死的？”秀云吃了一惊，“你不是说‘畏罪自杀’的吗？”

话已出口，无法收回，我只好如实告诉她，并央求道：“这事请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千万！”

她使劲地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晚上，我正躺在油灯下看书，秀云突然来敲我的门，她从门缝里告诉我：“你出来一下，我爹叫你！”

我吹熄了灯，当即来到老汉房里。佑山大伯正在“吧嗒、吧嗒”地抽着旱烟，见我来了，冲我点头道：“你坐下吧！”

我想，老汉大概是要对我进行“再教育”了，我连忙正襟危坐，洗耳恭听。

“小云告诉我，说你爹妈都被人害死了？”

我不解地望了望老汉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跟我详细说说！”他命令似地说。

我的心咯噔一下。这个秀云……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只好豁出去摆出真实情况，看这个“老八路”怎样对待我？于是我讲出了父母惨死的经过。

我的父亲本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，在省委一个部门作领导工作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造反派揪斗成风，很多老干部朝不保夕。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身患重病，也难幸免。为了保护这位领导，我父亲偷偷地将他藏到我们家，但是，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发现了并打了小报告。于是，造反派把我父母揪去严刑拷问，立逼他们把这个“大走资派”交出来，我父母矢口否认此事，硬是不交。如此的顽固不化，更加激起造反派的“革命义愤”。我父亲就在这种义愤中被触及皮肉而死，而造反派却扬言是“畏罪自杀”……

“等等，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郭骏枫？”老汉突然打断了我的话，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造反派印的小报，小报上印着我父母的“罪行”和他们惨死的照片，下面写着：看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可耻下场。

我压抑着无限悲愤，慨然说道：“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”

“你是郭骏枫的儿子？”老汉激动得嘴有点哆嗦了，“他们真是被糟害死的？！”

我点点头，但不知老汉为什么如此惊讶，如此激动。因为泪水竟在他的眼里夺眶而出了。

秀云也很惊讶：“爹，你认识他的父亲？”

“岂止认识，我们还是患难之交呢！”

“患难之交？”我和秀云都有些糊涂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巧